

從祭儀到劇場、文創與文化資產：

國家轉變中的噶瑪蘭族與北部阿美之性別與巫信仰*

劉璧榛**

摘要

本文探究台灣原住民族逐漸凋零的巫信仰，如何在 1980 年代末於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中，經歷著令人驚奇的、矛盾的及差異的復振形式，而提出一套歷時性的多點田野比較分析。文中以花蓮的噶瑪蘭族 PatRungan（新社部落）與北部阿美族 Lidaw（里漏部落），這兩個地緣與社會關係親近的巫信仰為實例，分析其相關祭儀，在 1950 年代國民政府集權與政教分離政策的影響下，如何被女巫化與汙名化。同時這兩個部落在與國家的互動中，卻產生不同的回應：如噶瑪蘭族 PatRungan 開始基督教化，其 *mtiu*（巫）信仰逐漸被邊緣化。但是 Lidaw 的 *sikawasay*（巫）信仰，卻與當地的漢人民間信仰融合，成巫年齡也從幼童轉變到壯年甚至中老年人，性別上湧起女性巫師的風潮，在祭祀分工上也產生泛女性化的傾向，這些巫信仰的轉變與調適，展現其相互主體的能動性，使宗教仍是凝聚部落意識與建構集體認同的重要機制，其巫師也仍具有公眾影響力。本文比較研究的結果更凸顯出巫信仰、巫師、性別與國家的關係充滿互動與變數，甚至鄰近的部落，即可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反應與行動。

解嚴前後，中斷了三十年的噶瑪蘭人成巫治病儀式（*kisaiz*），卻奇蹟式的重現在當代的劇場舞台，以「過去傳統文化」之身再現。此展演模式是部落改宗後內部衝突協商的場域，同時也是其部落社會轉變到成為國家民主化後的「族群」

* 本文所使用的民族誌資料，受益於國科會「身體、主體性與象徵文本：噶瑪蘭族與北部阿美族的治病儀式展演」（NSC 102-2628-H-001-001-MY2）之計畫補助。另外，特別感謝花蓮新社 *mtiu* 巫師潘烏吉女士、里漏部落 *sikawasay* 黃陳勤蘭女士與頭目林勇雄先生在田野調查期間的指導，還有謝博剛、蔡維庭、楊惠婷與謝依萍協助收集與整理相關研究資料。

**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。

之協商手段。近來在全球化的衝擊下，國家在新關係中透過文化政策，又重新定義噶瑪蘭巫師祭儀歌舞，將之發展成一種符號經濟，以展演形式發展成文化創意觀光產業。此歌舞脫離部落能掌控的範圍，為官方所挪用，成為一種流動的國族文化符碼，及國家積極要保護的傳統智慧財產。另一方面，里漏的巫師祭儀在新的社會脈絡中，跟新社噶瑪蘭人的 *kisaiz* 相當不同，並未朝文化展演或是文創產業發展，而於 2009 年以信仰類別登錄為文化資產，這又是怎樣的政治協商過程？互動過程中掌握祭儀資本的兩部落巫師群體，是否在新的多元主義國家與觀光民族中，重回部落權力的中心？

關鍵字：巫師祭儀、展演、文化創意產業、文化資產、性別、國家、噶瑪蘭族、阿美族

